

香港篇 2: 競爭優勢

持續開放 深化分工

許多中國大陸城市發展蒸蒸日上，並提供與香港相仿的服務，被視為是造成香港目前經濟疲弱的原因。事實上，只要中國政府審慎地持續推動改革，以香港的實力，仍可確保服務業長期繼續蓬勃發展。

香港的產業結構原本十分平順地從製造業轉型為服務業，但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經濟開始大幅衰退以後，就陷入進退不得的窘境。

1997年10月，香港股市崩盤，指標性的恆生指數，由10月初最高峰的一萬五千點以上，到10月底跌破一萬點；在此同時，房地產市場也泡沫化，在一年之內，房地產平均價格下跌了40%。這些事件，都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

到了1999年，香港經濟開始出現復甦的跡象，2000年經濟甚至強勁地成長了10.2%。然而，到了2001年，當時仍以貿易及相關服務產業為主的香港，因受全球貿易成長疲軟的影響，香港經濟又開始衰退。

從那個時候開始，香港經濟該何去何從的問題，開始浮上檯面。企業競相移往中國大陸，香港的經濟是否已經開始走向衰敗的道路？相較於過去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或是新進的競爭者上海而言，香港是否已經成為末日黃花，喪失其優勢？香港還看得到美好的未來嗎？

把香港經濟衰退歸咎於回歸中國大陸，並非毫無根據，可是這種說法有時候顯得過份悲觀。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政治與經濟重新洗牌，在中國大陸統治下，香港的自治權



假字。

陳之俊 攝

將會被侵蝕，但侵蝕的過程是漸進且緩慢的。到目前為止，香港特殊的政治地位仍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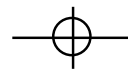
因回歸而產生的困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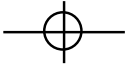
過去六年中，香港嘗試轉變為中國大陸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過程並不順利，各種危機與爭議此起彼落。其中的一部分是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中國與英國之間的不和，導致中國於1997年，以被任命的臨時立法議會，取代了現任的立法局，使得原先被認定應該帶領香港回歸中國的列車出了軌。1999年，香港政府請求大陸司法單位推翻香港最高上訴法院做成的居港權裁決。近年來，則有推動實現香港基本法（香港的迷你憲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的呼聲，要求香港當局立法禁止任何對中央政府「叛國、分離、煽動及顛覆」的行為。而即使是一些非人為的危機，例如1997年的禽流感，以及2003年的SARS等，都一再顯示香港當局的遲鈍無能。

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也使某些經濟現象無法前後銜接，使生產總值難以穩定成長。1995年及1996年，香港曾經吸引許多外籍旅客到港旅遊，部分理由在於：這些旅客希望能夠再看看被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風情。然而，此一動機到了1997年就完全終止。

在香港回歸的預期心理下，旅遊價格大幅上漲、飯店住房率居高不下、住房一室難求的謠言四起，加上傳聞日本旅客在香港被當成冤大頭的消息，迫使香港旅遊業走向下滑





上海VS.香港

多年以來，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競爭，一直是頭條新聞報導的對象。兩地居民關注彼此城市中起重機的數目、新銀行的設立，甚至到高級餐廳的增加數等等；而彼此也都在較勁，試圖成為亞洲第二大的金融中心（排名第一的是東京）。現在對於在東邊的香港而言，還必須面對一個異軍突起的新競爭者——上海。上海不但迅速向上提升，更急於取回其成為中國大陸主要商業中心

的桂冠。

上海與香港過去都是生活步調緩慢的漁業城市，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在不請自來，而又強而有力的列強影響之後，才有了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中國政府割讓了香港、開放上海以及其他幾個通商口岸的主權。上海與香港這才開始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中心；然而，真正蓬勃發展的城市是上海。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前後數十年，上海

已如日中天，成為亞洲最具文化素養的城市之一，同時也是中國的商業中心。

上海的損失是香港的利益

但是，好景不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現結束了上海做為中國大陸高度發展城市的王朝，而上海的損失正好成為香港的利益。在中國共產黨大搞革命的頭幾年，成千上萬的商人逃離上海，並且選擇在香港落腳。對貿易成長本來就

很穩定的城市來說，此一匯集幫助香港在接下來的數十年期間，展開以製造業為主的繁榮發展。

如今，上海也開始迎頭趕上，努力地想恢復過往「東方巴黎」的地位。上海市政府，以及中國大陸中央政府高層，都急切想把上海建設為大陸經濟的樣板城市。擦亮上海古典的舊建築，興建一棟棟新的摩天大樓，開設流行的時尚商店。而且，上海現在也與過去的香港一

樣，成為中國大陸的冒險家天堂。

許多類似的說法讓香港人開始擔心，今日的香港會不會像過去的威尼斯？威尼斯曾經是歐洲貿易的中心城市，但是在西元1400年代失去了對亞洲貿易的壟斷地位後，也失去了經濟的光環。

香港優勢難被超越

不過這種類比忽略了某些香港較強的實力。例如香港

有較佳的司法體系、更深度發展的金融服務業、較寬鬆的資本控制、較普及的英語使用，以及數十年來做為現代商務中心的經驗。這些都不是上海重新妝扮門面就可以取代的。上海目前仍無法有效駕馭橫衝亂撞的經濟。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即使上海目前還未超越香港，然而就上海比香港高出許多的成長率看來，上海很快地就可迎頭趕上這個長久以來的競爭對手。

的命運。

原先預期香港順利轉型的市場樂觀心理，吸引了許多來自香港本地與中國大陸的資金投入不動產市場。香港財金當局不但沒有採取行動以冷卻過熱的市場，相反地，還在貨幣政策上火上加油，採取港幣緊釘美元的政策。匯率維持在港幣7.8元兌換1美元的情況下，香港當地的利率水準，無異於是由美國的聯邦準備理事會而不是香港貨幣管理局（HKMA）所制訂。

由於香港1997年以前的通貨膨脹率遠高於美國，因此香港地區的實質利率水準相對很低，甚至在泡沫經濟開始膨脹時，實質利率還曾低到負數的水準。但在1997年之後，隨

著基本放款利率（即銀行對其最佳客戶收取費用的放款利率）連續三年維持在8%的水準，在消費性商品的價格開始滑落之際，偏高的實質利率再次加快經濟崩盤的速度。

當然，香港經濟命脈還是在國際貿易。近年來，商品進出口總值已經達國內生產毛額的250%以上。1993年到1997年貿易大幅成長，平均年成長率達8.7%，貨品與服務進出口擴張速率在1998年至2002年間逐漸降溫，平均年成長率為4.8%。然而這一切，與香港回歸中國之間，有任何的關係嗎？或許答案是否定的。香港經濟不振，主要是受到1998年至1999年期間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外部需求的降低，以及2001年至2002年間全

球經濟的低迷景氣所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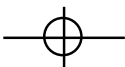
不過這些循環性因素，無法單獨解釋香港經濟困頓的原因。香港的確面臨嚴重的結構性挑戰，其中最主要的顧慮是：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與商業環境快速發展，逐漸取代香港的壟斷者地位。過去二十多年來香港的壟斷地位，讓香港的時尚產業及金融服務產業繁榮發展，但短期內，這種榮景將再難複製。同時，壟斷必然造成效率折損，快速成長更衍生出許多志得意滿的心理，這也可能使得某些產業在面臨較強競爭與較少保護時，容易受到傷害。

香港面臨最大的威脅來自迅速竄起的上海。中國大陸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接手統治

之後，香港一直都是金融商業中心的代名詞，而上海領導人希望把上海開拓為中國大陸的金融商業重鎮，試圖找回這個失去的榮銜。上海浦東地區四處林立的摩天大樓，以及快速發展的交通基礎建設，都反映了在位者明顯的企圖心。

跨國企業總部進駐上海

一份由香港大學教授Michael Enright主導，針對2000年北美、歐洲，以及日本等地的國企業所做的研究報告發現：有3%的多國企業在上海設立區域性營運總部；這個數字看起來或許並不起眼，但相較於十年前，這個數字可能是時，它所代表的意義就



香港資產管理業面臨挑戰

香港的資產管理部門，在過去二十年間快速成長。1970年代末，該領域僅由三家公司主導，但在2001年年底，超過一百五十家以上的業者進入此一領域，管理資產總金額達到1900億港幣；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資金，係由香港以外的投資者募得，充分反映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然而，和其他經濟產業領域一樣，有許多人擔憂香港資產管理產業的競爭力，尤其新加坡意欲成為地區性資產管理產業中心的野心，更是香港資產管理產業的一大威脅。

新加坡政府提供許多誘因，吸引海外基金經理人，例如租稅假期、提供資產管理公司最高50%的員工薪資補助等。根據HKE x的Matthew Harrision的報告「香港與新加坡的資產管理」，新加坡資產管理產業所管理的資產總額，已由1992年的370億新幣（相當

於210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3070億新幣（相當於1730億美元）。

相較於新加坡政府，香港政府對資產管理業的態度較不積極。面對外國投資時，香港政府官員的優先考量是：提供一個具吸引力的全方位商務環境，而非針對資產管理業提供特別的優惠誘因。雖然香港一直是一個大型資產管理中心，然而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差距，近年來正在逐漸縮小。香港資產管理產業所管理的資產總額，由1999年估計的3.5兆港幣（相當於4480億美元），減少到2001年的1.5兆港幣（相當於1880億美元）。

大陸放寬管別有利香港

不過，香港仍然具有相當實力。過去香港的基金管理人，對香港政府的不干涉做法，表示十分讚賞，也很少對官員提出政策請求。他們也注意到，香港政府於2000

年開始推行的強制性老年人儲蓄計畫「強制節儉基金」（MPF），讓資產管理產業獲得很大的利益。此一強制性儲蓄計畫，平均每年會為資金管理產業增加相當於20億美元的管理資產規模；而MPF基金規模預期在三十年後，總額會達到1230億美元。

當然，在中國大陸方面，仍然有一些小問題。由於人民幣的外匯管制，一般而言，大陸居民仍然不能進行海外投資。不過，中國官員也曾經表示，允許大陸人民投資香港的封閉型基金，雖然到今天資產管理業者還沒有收到這個「小小甜頭」，不過香港的基金經理人仍然相信，在大陸放寬資本管控後，香港仍然會受惠。當然，上海也想要分一杯羹，但香港的基金經理人認為，論及產業優勢，諸如完善的相關法規等，香港絕對有實力與大陸競爭對手一較高下。

很顯著了。

在上海設有分行的外國銀行家數，到2002年為止達四十八家。1991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只有八家企業掛牌上市，然而今天卻已達到六百四十六家。這段期間，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市值，由29億人民幣（相當於5.45億美元，占國內生產毛額0.1%），增加到2.7兆人民幣（相當於3330億美元，占國內生產毛額28.8%）。

專業服務公司的設立，也彰顯出一個事實：上海過去只是中國大陸當地創業者最喜愛的目的地，但現正轉變為世界各地野心家與懷著創業夢想年輕人的競技場，這當然也包括來自香港的專業人士，與其他對大陸毫無概念的人士。上海之所以愈來愈受歡迎，部分理由是其分工複雜，另外，上海外籍人士的生活品質近幾年來也明顯改善，這可由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國際酒吧與西餐廳中一窺端倪。

除了上海，鄰近香港的深圳近幾年也表現搶眼，港口吞吐量的成長尤其出色，對香港而言，更如芒刺在背。1998年至2002年間，香港海運與河運貨物吞吐量，每年僅以6%的速度成長，而深圳最大港口——鹽田港的平均年成長率卻高達47%。

中國大陸對海運港口的需求，似乎永遠無法滿足。鹽田港更新港埠設施後，去年成長率更突破55%。即便如此，仍有許多貨櫃等待入港，導致交通阻塞。鹽田港第三期擴建計畫，預計在2005年前完成。該計畫預定在既有的六個深水泊位上，再增加四個新的深水泊位，以提升其年度貨櫃吞吐量，由三百九十萬只二十呎標準櫃（TEU），增加到六

百五十萬只TEU。而深圳另一個重要港——蛇口港，第二期擴建計畫預定於2003年年底前完成，以增加港口深水泊位到四個，年度吞吐量達一百八十萬只TEU。媒體報導，深圳政府計畫提升深圳港貨品吞吐量的處理能力，2005年前的目標為一千一百萬只TEU，2010年之前的目標則為一千八百萬只TEU。

香港的情況則完全不同。香港第一大港——葵涌港，即使完成九號貨櫃終點（CT9）六個深水泊位的建設工程後，未來數年吞吐量的年成長率還是僅有33%。而且這些新設施，要等幾年以後才能完全啟用。《經濟學人》信息部曾經談到，香港四家從事港口設施業務的業者中，三家業者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並不期待新設施能夠一舉提升葵涌港的貨物吞吐量。另外，根據香港海事處最近一次公布的預估數據，並沒有把CT9列入計算，顯示CT9的擴建對港口貨物吞吐量的增加來說，並不是決定性因素。

國際化仍具競爭優勢

香港是否已經逐漸把服務業寶座拱手讓給中國大陸呢？以紡織成衣業為例，根據許多紡織公司主管的說法，為撙節成本，作業後段的行政工作已經轉移到大陸內地進行。其中一家公司甚至表示，再過幾年大陸內地公司的規模，會比香港公司規模還要大。

但是，多數業者還是認為，香港紡織品與成衣產業的國際中心地位，未來仍將會繼續保持。基於生活品質的考量，大部分海外買主還是比較偏好在香港進行交易。他們同時也表示，英文能力是國際公司業務與行銷活動的基本功夫，香港企業的英文能力遠比中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競爭優勢

國大陸企業強得多，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仍具有相當的競爭優勢。

發生在紡織成衣產業的現象，並不是獨立的單一現象。近幾年來，香港企業計畫把部分或全部作業轉移到中國大陸是普遍的現象，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協會2001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未來五年內，部分機能將會大量移轉到大陸，例如製造、包裝、品管、樣品製造，以及原料採購。然而，這類商務活動大多是與生產過程相關的低階業務，至於較高階的商務活動，則仍被保留在香港。2001年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公司行號，在未來五年內，仍將保留在香港的機能包括：地區性營運總部、商業談判、貿易融資，以及保險等。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表一），並沒有企業活動明顯從香港出走的現象。我們所調查的企業機能（包括策略管理與決策做成、財務會計、行銷與通路與後臺作業）中，除了後臺作業機能以外，受訪企業均表示將增員且擴大規模。至於表示已經出走的公司行號中，上海是他們的第一選擇，此一行為也反映商務焦點已經從東南亞移轉到東北亞。

香港註冊律師人數增長

對於在香港合併營運的公司行號而言，多數公司表示，在未來三年內，將會進一步精減後臺作業的人事。然而，絕大部分的公司也表示，將會在2003年至2005年間，擴充在香港的財務會計部門人事。至於在策略管理、行銷與通路，及決策做成等方面，大部分的受訪企業都表示會增加員額，而不是裁

員。

以上結果並不令人意外。香港的商業環境，在多國籍企業中仍然廣受好評。在以上調查結果中，沒有任何一項結果顯示，當本地或外籍企業在考量選擇設立辦公地點時，將香港排除在外。相反地，儘管過去五年香港經歷過長時間的不景氣，然而在1997年到2002年間，向香港律師協會登記註冊的執業律師人數，仍增加了一千人以上，其中海外律師到香港執業的人數占了三分之二。同一期間，在香港會計師協會登記註冊執業的會計師，則增加了六千人以上。

外國專業服務公司雖然都表示，將擴充在中國大陸的營運，但這只是意味他們將增加香港以外的業務，而不是縮減香港的業務。除此之外，雖然大陸公司在職能上已經有所提升，但是，真正的專業還是深植在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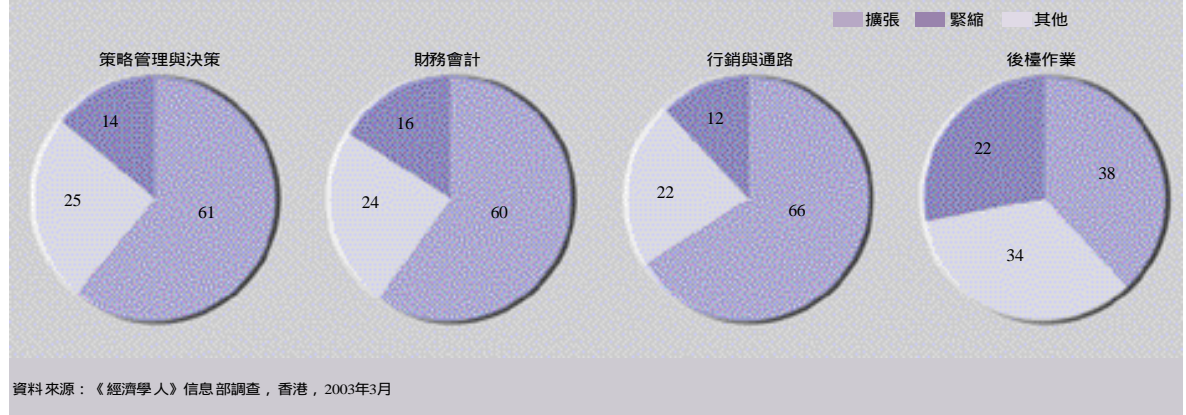
不可否認，香港的金融服務部門，近幾年來的確有衰退的現象。整體產業的產值，在2001年降低了2.7%。然而，2001年香港金融服務業整體生產毛額仍達1469億港幣，是歷史紀錄中第二個高峰值，遠高於當年香港其他經濟部門（除了進出口產業以外）的生產毛額。東南亞其他城市與中國大陸所有城市，在金融服務產業方面，都無法與香港相提並論。

加強語文能力 落實人才培育

然而，這並不表示，香港的繁榮是命中註定的。有人擔心，香港的英文語文能力正在日漸退化，此外，如果香港想要繼續扮演中國大陸主要的商業中心的話，改善香港人的

表一：行銷與通路是改變管理決策的重頭戲

過去三年中，哪些趨勢改變你在香港所做的管理與決策？（單位：%）



中文能力，也是當務之急。

香港的教育經費向來都很吃緊，1990年到1995年，香港政府在教育經費上的支出，平均僅占國內生產毛額的2.9%；而台灣則為5.3%。儘管如此，一般人仍樂見香港政府近年來提升教育經費支出的努力，1996年至2001年期間，教育支出比例達整體公共支出的18.9%，相較於前六年期間，教育支出僅占整體公共支出的17.5%。

香港當地缺乏技術人才的事實，並未使香港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因而受限。因為香港一直致力於吸引來自美國、歐洲，以及日本等地的高技術性人才赴港工作。現在更是歡迎來自中國大陸的技術人士移民。香港政府一方面修法，解決大陸專業人士居留問題，另一方面也制訂專業人士認定標準。

但這並不表示香港政府對中國大陸移民廣開方便之門。第一項專業人士許可居留香港辦法（被香港移民局主管Donald Tsang形容為「愛因斯坦」計畫），僅適用於有博士學

位的中國大陸籍專業人士。第二項專業移民認定標準，則限於資訊業與金融業專業人士，而且不准攜帶家屬長期居留香港。

儘管標準嚴格，然而1997年到2001年間，每年仍有平均一萬六千七百名外籍專業人士到香港工作；不過到2002年，所謂的「愛因斯坦」計畫僅吸引了兩百五十六位專業人士，而專業移民申請人數只有十二人。

對此，香港移民局主管曾先生表達新的立場，「如果雇主無法找到合適的香港員工任職，香港移民局可以考慮引進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大陸的員工，供企業主聘用。」

金融服務業力圖改革

這項轉變可以增加香港技術性勞工的供給。來自歐洲與日本的大量專業人士，一直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今，中國大陸的經濟力量愈來愈強，禁止大陸技術性勞工進入香港工作並不合理。這種轉變亦可吸引中資企業赴港成立分公司，這種流動

香港的通貨緊縮，肇因何在？

自1997年開始，香港的房地產價格約下跌了60%。1998年到2002年，消費者物價則下跌了10%。

部分人士相信，通貨緊縮是香港經濟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的結果，兩地人民旅行限制放寬、交通發展日漸便利，使香港更容易接觸到深圳便宜的不動產與消費性產品。

這種論調看來十分順理成章，但其實是大錯特錯。的確，有資金從香港外流至中國大陸。根據2022基金會對珠江三角洲所做的研究報告顯示，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購買的不動產超過610萬平方呎；根據數據顯示，2001年，由香港到大陸的非商務性旅行人數達到三千五百七十萬人次，花費達276億港幣。

又根據計畫部門的數據顯示，2001年，有二十一萬一千人（約占香港總工作人口的8%）經常透過商務旅行，往來於香港與大陸之間。

然而，諸如此類的人員與商品流動，是否會對香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仍然有待商榷。2022基金會的報告表示，珠江三角洲的不動產需求主要來自特定用途，例如週末度假、休閒套房，以及養老等。該報告也同時引用香港商務專業人士協會（HKBPAA）的資料指出，2001年只有1.4%的香港居民在深圳購置不動產。

此外，儘管到中國大陸個人旅遊的人數，較2001年的三千三百八萬人次增加，但花費支出總額，卻由2001年的294億港幣開始減少。

大陸進軍香港房地產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人民亦有到香港消費的意願，已經有許多來自大陸的資源強勁流入香港。從旅遊業的統計數字可窺一二：來自大陸的旅客，在香港的花費支出，由2000年的183億港幣，增加到2001年的230億港幣；而來自大陸對香港不動產市場投資的投資者也愈

來愈重要。

支持「香港因為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整合不斷深化，所以導致通貨緊縮」的人士，或許仍然會主張，在大陸與香港邊界進一步開放的情形下，會加快香港人口與產業的外移速度。但是，根據HKBPAA的市場調查卻發現，就算香港與深圳間的邊界二十四小時開放，而且往返時間下降到十五分鐘之內，也只有8.3%的香港人會選擇居住在深圳。

如果連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整合，都不能解釋香港所面臨的通貨緊縮問題，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呢？最重要的因素是匯率。

由於香港採取緊釘美元的匯率政策，使香港的利率水準無法與美國經濟狀況脫勾。因此，在1990年代，香港的實質利率顯得過低，直接導致房地產市場價格的飆升進而泡沫漲大，當泡沫破裂，就令人更難以忍受。

可以抵銷部分人才流失到大陸的負面影響。

上海對香港最明顯的威脅來自於金融服務部門。由於香港資本自由流通，加上擁有優越的金融法規，短期間內不太可能被中國大陸取代。不過，儘管香港的金融法規可能是全亞洲最好的，但這些法規並不完美；而且，為了確保香港證券交易所能夠成為一流國際企業籌資的首選市場，香港政府許多方面仍有待努力。

香港當局已經設計了某些金融改革的藍圖，力圖改善有價證券及期貨市場的管制結構。2003年3月發表的報告中，已經提出金融改革的具體建議。報告中最重要的建議是：因為香港交易清算所（HKEx）本身也是上市公司之一，企業上市管制權應自HKEx內抽離，應在資本市場管制者——香港證期會下，設立新的香港企業上市主管機關。

HKEx原本對外表示，將全力配合政府的改革政策，但後來HKEx主席Charles Lee卻表示反對這種做法。這種做法不免引起一些隱憂，香港政府向來保持清廉的形象，從不對既得利益團體輸誠，這種保留做法不僅影響香港的管制標準，同時也必須對香港商業環境的缺陷負部分責任。過去，香港政府幾度嘗試廢止最低證券交易手續費，卻都在許多小型證券商強烈反對下無功而返；而律師及法務官之間的明顯區別，也不斷提高香港的商業訴訟成本。

證券商與律師只是小問題，具有力量的是橫跨各種領域的企業集團。評論家宣稱，這些集團的影響力使香港政府無法像其他政府一樣，可以透過立法及制度性措施，鼓勵市

場的自由競爭。這些集團與官員則提出駁斥，表示在香港這個小型，而且極度開放的經濟體系中，即使沒有繁複的法令幫忙，就已經很有競爭力了。

就某些方面而言，兩造立場都各有道理。根據2000年8月發表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工作報告，香港的經濟競爭力，「與一般OECD國家比較，既不會不夠顯著，也不會太顯著。」但無論如何，香港政府仍然不敢掉以輕心。1997年香港政府成立了競爭力政策顧問小組（CPAG）；次年，又轉向進一步開放金融業及電信業市場。

發展成航空轉運中心

香港政府也試著開放航空產業。香港新國際機場於1998年啟用之後，亞洲貨物空運航站公司（Asia Airfreight Terminal），打破了先前由香港空運航站公司（HACTL）一家獨大的局面，開始提供空運服務。很快又會有第三家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

2002年10月，香港機場當局已許可國際知名廠商DHL設立快速航空貨運轉運站。去年6月，香港政府改變了每個地區航線只允許一家業者經營的政策，使得港龍航空（Dragon Air）得以加入國泰航空直飛台北；四個月後，香港與美國簽訂的美國香港航空協定，也延續這個政策。對美國業者而言，香港雖然不能說是開放的天空，但的確也給了他們在香港擴展第五航權的權利。開放天空的政策性發展，或許對國泰與港龍而言很不是滋味，但是，對於香港發展成為航空轉運中心卻十分有利。